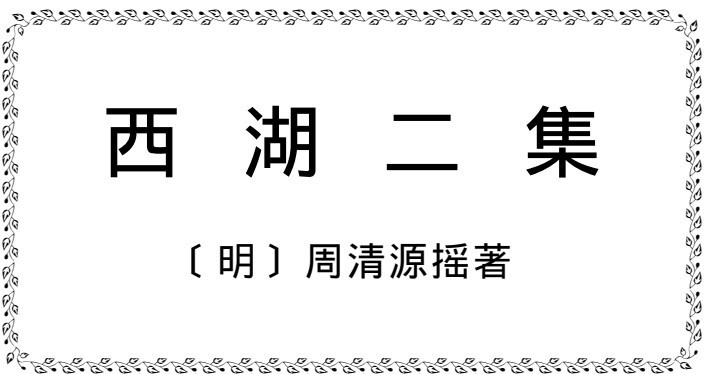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西湖二集

〔明〕周清源摇著

导摇摇读

《西湖二集》，三十四卷，题“武林济川子清源甫纂”，“抱膝人讷谟甫评”，有精图三十四幅。今存明崇祯云林聚锦堂刊本、清刊本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、日本内阁文库筹。本书据以标点的是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印傅惜华先生藏原明刊本。原本有缺页，据《集成》“补辑”部分补入。参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“西湖丛书”本，未作校勘、删节。

据书前湖海子《序》，作者为周清源，是一位才情“举世无双”，而家“贫不能供客”的文人。入清后仍在世，他事未详。据本书卷十七“刘伯温荐贤平浙中”云：“《西湖一集》中‘占庆云刘诚意佐命’大概已曾说过，如今这一回补前说未尽之事。”知周清源尚有《西湖一集》之作，但未见传本。

本书是一部明末拟话本小说集。每一卷为一篇，共三十四篇。内容涉及王朝兴衰、官场逢迎、将帅武功、士人际遇、民生疾苦及地方风俗等，故事取材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、沈国元《皇明从信录》、冯梦龙《情史类略》等书，多与杭州西湖有关。作者演义前朝史事，抨击政治腐败，感慨世情冷暖，颇能反映当时知识阶层对民不聊生明末社会的认识和怀才不遇之情。书中暗寓讽

谕，语言流利，较有可读性。但其“好颂帝德，垂教训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”。又多宗教迷信意识，亦未可取。

本书卷十七“刘伯温荐贤平浙中”篇末附“戚将军水兵篇并海防图式”，卷三十四“胡少保平倭战功”后附“紧要海防说并救荒良法数种”，因与小说故事无任何关系，删去。

序

天下山水之秀，宁复有胜于西湖者哉！自昔金牛献瑞以来，水有“明圣”之称，宋仁宗诗有“地有吴山美，东南第一州”之句，白乐天之“余杭形胜四方无”，范希文之“西湖胜鉴湖”，苏东坡之“西湖比西子”，柳耆卿之“桂子荷花”，真令人艳心三竺两峰间也。予揆其致，大约有八：犹夷澹宕，啸傲终日，直闺阁间物，室中单条耳，不闻其有风波之险也；可坐可卧，可舟可舆，水光盈眸，山色接牖，不闻其有车殆马烦之病也；亦有清音，亦有丝竹，绣辔香轮，朱帘画舫，曳冰纨雾縠，而掩映于绿杨芳草之间，所谓“红蕖映隔水之妆，紫骝嘶落花之陌”者，触目媚人，不闻其有岑寂之虞也；水香苹洁，菱歌渔唱，莺鸟交啼，野凫戏水，龙井之茶可烹，虎跑之泉可啜，环堤之酒垆可醉，嫩草作褥，轻舟容与，富者适志，贫者惬意，不闻其有荣枯之异也；春则桃李呈芳，夏则芙蕖设色，秋则桂子拖香，冬则白雪幻景，其雨既奇，其晴亦好，白日固可游览，夜月尤属幽奇，不闻其有不备之美也；梵宇名蓝，龙宫古刹，金碧辉煌，钟磬相闻，可停游屐，可搜隐迹，寻幽或以竟日，耽胜乃以忘年，不闻其一览即尽，索尔无余也；幽人胜士之场，古佛垂教之地，孤山怀其高踪，法相参其遗蜕，永明寿乃弥陀化身，事事可师，天竺东溟之道德隆重，高皇帝称之为白

眉法师。亦有宗泐，称为泐翁，迫以官而不受，高僧哉！高僧哉！是以入道场则利名欲拼，缅高风则火宅晨凉，法身长在，历劫不灰，触处可以醒我之昏迷也。入三潭而喁喁不惊，游断桥、苏堤，而两公之明德如在，以是知鱼鳖咸若存圣世之风，高贤长者留千秋之泽，彼豪暴之吏，亦复何存？盖前人者，后事之师矣，流芳遗秽，其尚鉴之哉！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，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，流风遗韵，古迹奇闻，史不胜数，而独未有译为俚语，以劝化世人者。苏长公云：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也。”而使眉目不脩，张敞不画，亦如葑草之湮塞矣。西湖经长公开浚，而眉目始备，经周子清原之画，而眉目益妩。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！即白、苏赖之矣。

予揽胜西湖，而得交周子。其人旷世逸才，胸怀慷慨，朗朗如百间屋。至抵掌而谈古今也，波涛汹涌，雷震霆发，大似项羽破章邯，又如曹植之谈，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。快矣乎！余何幸而得此？咄咄清原，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。乃谓余曰：“予贫不能供客，客至恐斫柱剡荐之不免，用是匿影寒庐，不敢与长者交游。败壁颓垣，星月穿漏，雪霰纷飞，几案为湿，盖原宪之桑枢、范丹之尘釜，交集于一身，予亦甘之。而所最不甘者，则司命之厄我过甚，而狐鼠之侮我无端。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，抚龙泉而狂叫者也。”余曰：“子毋然，司命会有转局，狐鼠亦有败时，且天不可与问，道不可与谋，子听之而已矣。”清原唯唯而去，逾时而以《西湖说》见示，予读其序而悲之。士怀才不遇，蹭蹬厄穷，而至愿为优伶，手琵琶以求知于世，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，真令人慷慨悲歌，泣数行下也。岂非郡有

司之罪乎？夫良玉而题碣砢，则泣卞和之血，骏马而驾盐车，则垂伯乐之泪，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悲，而有目者之所共悼矣。昔阮嗣宗好游山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返。陈子昂诗文不为人知，时有卖胡琴者，索价百万，豪贵无售，子昂突出以千缗市。次日，集宣阳里第，具酒肴群饮，置胡琴抚语曰：“蜀人陈子昂，有文百轴，驰走京师，不为人知，此乐贱工之役，岂足留心？”举而碎之，以其文遍赠座上诸客，声溢都下。唐球好苦吟，捻槁为丸，纳之大瓢中，投于江，曰：“斯文苟不沉没，得者方知我苦心尔。”有识者接得之，曰：“此唐山人诗瓢也。”周子间气所钟，才情浩瀚，博物洽闻，举世无两，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磊块，以小说见，其亦嗣宗之恸、人昂之琴、唐山人之诗瓢也哉！观者幸于牝牡骊黄之外索之。

湖海子题于玩世居

目摇摇录

第摇一摇卷摇吴越王再世索江山	()
第摇二摇卷摇宋高宗偏安耽逸豫	()
第摇三摇卷摇巧书生金銮失对	()
第摇四摇卷摇愚郡守玉殿生春	()
第摇五摇卷摇李凤娘酷妒遭天谴	()
第摇六摇卷摇姚伯子至孝受显荣	()
第摇七摇卷摇觉 阁黎一念错投胎	()
第摇八摇卷摇寿禅师两生符宿愿	()
第摇九摇卷摇韩晋公人叵两赠	()
第摇十摇卷摇徐君宝节义双圆	()
第 十 一 卷摇寄梅花鬼闹西阁	()
第 十 二 卷摇吹凤箫女诱东墙	()
第 十 三 卷摇张采莲隔年冤报	()
第 十 四 卷摇邢君瑞五载幽期	()
第 十 五 卷摇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	()
第 十 六 卷摇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	()
第 十 七 卷摇刘伯温荐贤平浙中	()
第 十 八 卷摇商文毅决胜擒满四	()
第 十 九 卷摇侠女散财殉节	()
第 二 十 卷摇巧妓佐夫成名	()

- 第二十一卷摇假邻女诞生真子 ()
- 第二十二卷摇宿宫嫔情殍新人 ()
- 第二十三卷摇救金鲤海龙王报德 ()
- 第二十四卷摇认回禄东岳帝种须 ()
- 第二十五卷摇吴山顶上神仙 ()
- 第二十六卷摇会稽道中义士 ()
- 第二十七卷摇洒雪堂巧结良缘 ()
- 第二十八卷摇天台匠误招乐趣 ()
- 第二十九卷摇祖统制显灵救驾 ()
- 第三十卷摇马神仙骑龙升天 ()
- 第三十一卷摇忠孝萃一门 ()
- 第三十二卷摇薰莸不同器 ()
- 第三十三卷摇周城隍辨冤断案 ()
- 第三十四卷摇胡少保平倭战功 ()

第摇一摇卷

吴越王再世索江山

萧条书剑困埃尘，十年多少悲辛！松生寒涧背
阳春，勉强精神。且可逢场作戏，宁须对客言贫。
后来知我岂无人，莫谩沾巾。

这首词儿，名《画堂春》，是杭州才子马浩澜之作。因国初钱塘一个有才的人，姓瞿名佑，字宗吉，高才博学，风致俊朗，落笔千言，含珠吐玉，磊磊惊人。他十四岁的时节，父亲还不晓得他有才华，适值父亲一个相好的朋友张彦复，从福建做官回来，望他父亲，因具鸡酒款待。瞿宗吉从书馆中而归，张彦复就指鸡为题，命赋诗一首，宗吉应声道：

宋宗窗下对谈高，五德声名五彩毛。

自是范张情义重，割烹何必用牛刀。

张彦复大加称赏，手写桂花一枝，并题诗一首为赠：

瞿君有子早能诗，风采英英兰玉姿。

天上麒麟元有种，定应高折广寒枝。

自此声名传播一时，有名先达之人都与他为忘年之交。那时

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禎，字廉夫，号铁崖。先生闻其才名，走来相访，因试其才学何如，将自己所赋《香奁八咏》要他相和。瞿宗吉提起笔来一挥而就：

《花尘春迹》道：

燕尾点波微有晕，凤头踏月悄无声。

《黛眉颦色》道：

恨从张敞毫边起，春向梁鸿案上生。

《金钱卜欢》道：

织锦轩窗闻笑语，采苹洲渚听愁吁。

《香颊啼痕》道：

斑斑湘竹非因雨，点点杨花不是春。

瞿宗吉一一和完，杨廉夫叹服道：“此瞿家千里驹也。”从此声名大著于天下。然虽如此，有才无命，笔下写得上百篇诗赋，囊中寻不出一二文通宝，真是时也、运也、命也，所以感慨兴怀，赋首诗道：

自古文章厄命穷，聪明未必胜愚蒙。

笔端花与胸中锦，赚得相如四壁空。

遂做部书，名为《剪灯新话》，游戏翰墨，以劝百而讽一，借来发抒胸中意气。后来马浩澜读他这首诗，不觉咨嗟感叹起来，做前边这只《画堂春》词儿，凭吊瞿宗吉。

看官，你道一个文人才子，胸中有三千丈豪气，笔下有数百卷奇书，开口为今，阖口为古，提起这枝笔来，写得飕飕的响，真个烟云缭绕、五彩缤纷，有子建七步之才、王粲登楼之赋，这样的人，就该官居极品，位列三台，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，受用些百味珍馐、七宝床、青玉案、琉璃钟、琥珀盏，也不为过。耐造化小儿，苍天眼瞎，偏锻炼

得他一贫如洗，衣不成衣，食不成食，有一顿没一顿，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“诗云，子曰，之乎者也”个不了，真个哭不得，笑不得，叫不得，跳不得，你道可怜也不可怜。所以，只得逢场作戏，没紧没要，做部小说，胡乱将来传流于世。比如三国时节曹丞相无恶不作，弑伏皇后、董贵妃，汉天子在他荷包儿里，随他扯进扯出，吐气成云，喝气成雷，果然是在当时险夺了玉皇尊。到如今还使得阎罗怕，谁敢道他一个不字，却被我朝山阴一个文才子徐文长先生，做部《四声猿》，名为《狂髻史渔阳三弄》，请出祢正平先生一边打鼓，一边骂座，指手画脚，数数落落，骂得那曹贼哑口无言，好不畅快。曹贼有知，岂不羞死？真是“踢弄乾坤提傀儡”的一场奇观，做个千秋话柄，激劝传流。一则要诫劝世上都做好人，省得留与后人唾骂；一则发抒生平之气，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，尽数写将出来；满腹不平之气，郁郁无聊，借以消遣。正是：

世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

逢场不妨作戏，听我舌战纷纷。

看官，你道杭州人不拘贤人君子、贩夫小人、牧童竖子，没一个不称赞那吴越王，凡有稀奇古怪之事，都说道，当先吴越王怎么样，可见这位英雄豪杰非同小可。还有一件好笑的事，那宝石山脚边石块之上，凿有斗大的痕迹，说是吴越王卵子痕迹。道当日吴越王未遇之时，贩盐为生，挑了盐担，行走此山，忽然大雨地滑，跌了一交，石头之上，印了两个卵痕。后来杭州作耍之人，故意凿成斗大，天雨之后，水积其中，又捉弄那乡下的愚民道，“这卵池中水，将来洗目，其目一年不昏。”乡下愚民听信其说，时将这卵水

洗目。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，你道不是一件极好笑的事么。然在吴越王未遇之时，安身无处，这个卵袋，不值一文钱；及至做了吴越王，保全了几千百万生灵，后世称他英雄，连这卵袋都凿成模样，把与愚民徘徊瞻眺，玩弄抚摩起来。可见卵袋也有交运值钱的时节，何况其生平事业，不啧啧称叹。然吴越王发迹的事体，前人已都说过，在下为何又说？但前人只说得他出身封王的事，在下这回小说，又与他不同，将前缘后故，一世二世因果报应彻底掀翻，方见有阴、有阳、有花、有果、有作、有受，就如算子一般，一边除进，一边除退，毫忽不差。

看官，你道从来得天下正的无过我洪武爷，驱逐犬羊腥膻之气，扫除胡元浊乱之朝，乾坤重辟，日月再朗，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朝皇帝了。其次则汉高祖，驱除暴秦，灭焚书坑儒之祸，这也是极畅快的事。所以，洪武爷得天下之后，祭历代帝王之庙，各帝王神位前，都只一爵，独于汉高祖前，笑对道：“刘君，今日庙中诸君，当时皆有凭藉以有天下，唯我与尔不阶尺土，手提三尺，以致大位，比诸君尤为难得，可共多饮一爵。”这是不易之论。然虽如此，汉高祖怎比得洪武爷，若论唐太宗把宫人侍父而劫父以起兵，这也难算得天下之正了。若是宋太祖欺孤儿寡妇，因陈桥兵变，军中黄袍加身，就禅了周朝之位，这也一发难说得天下之正了。所以岳正做首诗道：

黄袍岂是寻常物，谁信军中偶得之？

又有诗道：

阿母素知儿有志，外人刚道帝无心。

这便是千古断案。谁知报应无差，得天下于小儿，亦失天下

于小儿。那《报应录·灭国之报》说得分明道：

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，后三百年乙亥，吕师夔以江州降元。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，后三百年丙子，帝熹为元所虏。以巳卯灭汉，混一天下，后三百年己卯，宋亡于崖山。宋兴于周显德七年，周恭帝方八岁，亡于德祐元年，少帝止六岁。至于讳显、熹二字又同，庙号亦曰恭帝。周以幼主亡，宋亦以幼主亡。周有太后在上，禅位于宋；宋亦有太后在上，归附于元。

这般看将起来，连年月都一毫不差，可见报应分明，天道不爽。只因宋太祖兔生民于涂炭，宽弘大度，立心仁厚，家法肃清，所以垂统长久，有三百余年天下。这真如少债的一般，从来没有不还的债。但那《报应录》上只说得明白的报应，不曾说得阴暗的报应。看在下这回《吴越王再世索江山》，便见分晓。正是：

冤冤相报，劫劫相缠。

借他一两，还彼千钱。

何况阴谋，怎不回还。

试观吴越，报应昭然。

话说这吴越王姓钱，单讳一个鏐字，字具美，本贯杭州临安县人，住在石鉴乡。临产之时，父亲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烧汤，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蜥蜴，似龙非龙之状，抢入室中，父亲老大吃惊，随步赶进，忽然蜥蜴钻入床下，即时不见，随产个小儿下来，满室火光，惊天动地，邻家都来救火。及至走进钱家，又不见一点火光，人都以为怪。父亲说生了一个妖怪，要投井中淹死，亏得隔壁一个婆婆勉强挽留得住，

因此取名为“钱婆留”。四五岁之时，里中有一株大树，他与群儿戏耍，便走到大树之下，坐于石上，就像帝王一般，指麾这些儿童征战杀伐，各有队伍，号令严明，儿童都惧怕他，不敢不遵其约束。临安东峰有块圆石，其光如镜，名为石镜山，钱镠自己照见头上冠冕，俨然王者之状，回家对父亲说了，父亲只道他说谎，同他走到石镜前一照，委是如此，恐惹出是非，就对石镜祷祝道：“倘日后如此之福，愿神灵不要照见，省得是非。”祝罢，便从此照不见，父亲暗暗欢喜。后来长大成人，相貌魁梧，膂力绝人，不肯本分营生，专好做那无赖之事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本分营生不做，花拳绣腿专工，棍枪呼喝骋英雄，说着些儿拈弄。鬻贩私盐活计，贝戎不耻微踪，骰盆六五叫声凶，破落行中真种。

话说钱公贫穷彻骨，鬻贩私盐，挑了数百斤盐在肩上，只当一根灯草一般，数百人近他不得，以此撒泼做那不公不法之事。但生性慷慨，真有一掷百万之意，在赌博场中，三红四开，一掷而尽，他也全不在心上，以此人又服他豪爽。县中一个录事钟起，有两个儿子与钱婆留相好，也是六颗骰子上结识的好朋友，时尝与钱公相耍。那钟起是个老成人，见儿子日逐与钱婆留饮博，便大怒道：“贼没种，只怕哄。我两个儿子，好端端的，被破落户钱镠引坏了他，好赌好盗，异日须要连累。”遂把两个儿子痛打了一顿，不容他两个来往。正是：

教子有义方，不容赌博场。

匪人若谢绝，定有好儿郎。

话说钟起禁绝儿子不容与钱公来往，钱公得知，好一程

不敢上他的门。

且说豫章有个术士，善辨风云气色，能知治乱穷通。因当初晋时郭璞先生有句识语道：

天目山高两乳长，龙飞凤舞到钱塘。

海门一点异峰起，五百年间出帝王。

那术士道：“此时正是五百年之期，该出帝王之时，况斗牛间又有王气，斗牛正是钱塘分野，其中必有异人。”遂取路到钱塘来，细细占验，那王气又在临安地面。遂走到临安，假作相士，隐于市中，相来相去并不见有个异人的影儿。那钟起与这术士相好，术士悄悄对钟起道：“我占得贵县有个大异人，是未发迹的英雄，今相来相去并无其人，不知隐于何处，你的相虽贵，却当不起‘大异人’三字之称。”钟起心生一计，次日大置酒筵，广招县中有名之人，都来家间饮酒，却教术士一一相过，又无其人。术士大以为怪就宿于钟起之家。一日占得王气正临钟氏之门，术士暗地留心。

且说那未发迹的英雄，一程不敢到钟家门首，一日赌输了钱，思量他两个弟兄手头活动，戴了顶破帽，穿了件百衲的绽衣，赤着双脚，捏脚捏手走到门首，正要悄悄叫他弟兄两个出来，不期钟起与术士正在庭心里讲话，钱公见了钟起，恐怕他发话，趑转身便走。术士就裹打一看时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两眼如星注射，天庭额角丰隆，一身魁伟气如虹，绕鼻尽成龙凤。虎体熊腰异相，帝王骨格奇容，时来发迹见英雄，不与常人同用。

话说那术士一见了钱公，即忙大叫道：“贵人原来就是此人。”钟起道：“先生莫要错了，这是我邻家钱婆留，无

赖之人。”术士道：“正是此人，速追来我再一看。”钟起即忙赶出门外，唤住钱公道：“休得快走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钱公方才住了脚，钟起邀他进门，见了术士。术士细细相了，对钟起道：“我道你怎么有贵相，你儿子亦有贵相，原来全在此人身上带乞。”对钱公道：“子骨法非常，贵不可言，异日半朝帝王之位，好自爱惜，应在三年之内，当渐渐发迹也。”钟起遂留钱公饮酒，并两个儿子都出来陪酒，宾主吃得个畅快。术士遂别钱公道：“我特来访求异人，不是日后贪图什么名利，不过要显吾之术法耳。珍重珍重。”次日遂别了钱公，仍到豫章而去。钟起自此之后方才敬重钱公，任凭儿子与他来往，又时尝赏其钱米。后来钱公犯了事，知县要拿他，钟起得知此事，急急报与钱公，教他逃脱了，救其性命。后来钱公封了吴越王，念钟起父子之恩，都拜为显官，此钱公以德报德处。后来差人访求那个术士，竟不能遇，真异人也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那时正是唐僖宗乾符六年，黄巢作乱，杀人八百万，血流二千里，反入长安，抢掳玉帛子女，百姓受其荼毒，苦不可言。黄巢遣贼将王仙芝领兵五千，寇掠浙东，势如风雨而来。那时石鉴镇将董昌，也是临安人。先前将官王郢作乱，董昌召募乡兵讨贼，晓得钱镠骁勇有谋，遂表奏钱镠为偏将军。钱镠奋勇当先，只一合，便把王郢擒下，杀退众贼，此是初出茅庐第一功也。后来王仙芝领大队人马杀来，逢州破州，逢县破县。浩浩荡荡，将到临安地方。董昌面色如土，众兵都面面相觑，不敢则声。钱公道：“如今镇兵甚少，贼兵甚多，难以力敌，须出奇兵，方可取胜。”众兵惧怕贼人，谁敢向前，钱公自领敢死之士二十人，预先埋

伏在山谷之中。黄巢先锋行于山石险峻之处，只得单骑而行，钱公大喝一声，二十张弓一齐射去，先锋从马上倒坠下地，钱公突出，一勇当先，杀人如砍瓜切菜，共斩五六百首级。钱公对二十人道：“我们止得二十人，但可侥幸■取胜一次，后面大队人马杀来，怎生抵敌？”急急引了这二十个，走到八百里地方。那“八百里”是地方的名色。对道旁一个老妇人道：“后边追兵若来问，你只对他道：‘临安兵屯八百里了。’”果然黄巢追兵问这老妇人，老妇人依其所说而对，贼兵大惊道：“适才二十人，我们尚且战他不过，被他杀了五六百人，如今屯了八百里，俺们便是死也。”遂拨回军马，急急吹风胡哨而去。钱公见追兵去远，引了这二十人，得胜而还。果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。

话说钱镠得胜而回，保全了临安百姓，威名远近。董昌因此有功，升为杭州刺史。中和二年，兖州人刘汉宏，始初因黄巢作乱，乘机为盗，后投降朝廷，做到浙东观察使。刘汉宏见董昌渐渐势大，遂起吞并之心。八月间，遣兄弟刘汉宥，将兵二万，要杀董昌，并其浙西之地。董昌叫钱公出战，门旗开处，钱公匹马当先，战得数合刘汉宥气力不加，拨转马头便走，钱镠随后奋杀，杀得刘汉宥大败亏输而逃。刘汉宏得知兄弟战败，自率精兵七万，屯在西陵，要待次日渡钱塘江而来，自决胜负。钱镠得知，半夜悄悄渡江，拔开鹿角，并不则声，见人便斫。刘汉宏从梦中惊醒，混战到天明，七万人看看将尽，刘汉宏慌张，换了衣服，悄悄要走，被钱镠眼明手快，一把拿住，解送董昌营中，斩首示众。钱镠克了越州，昭宗遂封董昌为越州观察使，升钱镠为杭州刺